

美國「印太戰略」的形塑、實踐與挑戰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 謝茂淞

提 要

美國「印太戰略」是其在亞洲依循「冷戰」時期「圍堵」蘇聯的戰略模式，就其內涵觀之仍是「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延續，將區域涵蓋範圍從「亞太」擴大到「印太」，並特別重視印度與印度洋的重要性，重點作為在透過以美國為主軸並結合盟國及友邦力量，尤其是日本、印度及澳洲等區域大國，建構成強大的嚇阻架構；另依據該區域具廣大海洋與島鏈等地理特性，調整前沿軍力部署，研擬新型作戰概念，採取以海洋包圍陸地的手段，對抗中共的軍力崛起，防範其勢力擴張，維護區域的安全與穩定。然區域國家對美、中對抗，大都抱持審慎態度，而不願採取選邊站方式，尤其印度的動向將是重要關鍵，甚至中共的反制作為與俄羅斯的態度，更是最大的考驗，因此，美國「印太戰略」是否具備成效或有持續性，仍需持續觀察美國的執行態度與區域國家的反應。

關鍵詞：印太戰略、印太地區、美中關係

前 言

近年來，隨著中共國力增長與軍事現代化，美、中勢力在西太平洋地區似乎產生變化，雙方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s Trap)，亦如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論點，當中共權力不斷地增加，美國組成一個權力平衡聯盟來遏制，如此將因激烈競爭而引發戰爭危險。¹由於該地區可

能導致美、中衝突的引爆點如東海、臺灣、南海等，均涉及中共的因素，依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公布《2019年優先預防的地區衝突調查》(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 2019)，指出美、中在南海與日、中在東海的衝突，均被列為第一層級，而美、中因臺灣議題的衝突則列為第二層級。²

基此，美國為因應中共未來可能的挑戰，確保本身在地區的利益，從歐巴馬總統(Barack

1 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著，王義桅、唐小松譯，《大國政治的悲劇》(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臺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頁47。

2 Paul B. Stares, John W. Vessey, Preventive Priorities Survey 2019 (New York: CFR, 2018), p. 5.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cdn.cfr.org/sites/default/files/report_pdf/PreventivePrioritiesSurvey2019_Web.pdf?_ga=2.181450791.1217393260.1574502290-2065944219.1574502290>. accessed March 5, 2019.

Hussein Obama II)主政時期便提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戰略，用以對抗中共發展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nti-Access/ Area Denial, A2/AD)能力，但當川普總統 (Donald John Trump)上台後，即捨棄「再平衡戰略」一詞，改推出「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企圖透過美國、日本、印度、澳洲等四國安全對話，塑造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而這項議題的推出亦引起國際學者的關注，甚至區域內國家不同的反應，特別是臺灣也納入美國「印太戰略」的一環，值得國人的關注，因此，本文期望聚焦軍事戰略的觀點，探討美國「印太戰略」的內涵形塑、中共軍力崛起的挑戰、美國採取的實際作為，以及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

美國「印太戰略」的形塑

1950年代，美國因應國際「冷戰」(Cold War)局勢，為圍堵蘇聯與中共勢力擴張，採取「邊緣地帶論」³(Rimland)觀點，主張控制「邊緣地帶」將可控制歐亞大陸，進而控制全世界，因而在亞太地區分別與菲律賓(1951年)、澳洲(1951年)、紐西蘭(1951-1984年)、日本(1951年)、南韓(1953年)、中華民國(1954-1980年)、泰國(1954年)等國家建立同盟關係，直至1989年「冷戰」結束與1991年蘇聯解體，顯然「圍

堵」戰略獲得預期成效。之後，美國更運用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盤》(The Grand Chessboard)的觀點，依據地理位置確認出重要地緣戰略玩家與樞紐國家，並制定完整的地緣戰略概念，對歐亞大陸國家發揮強大影響力。⁴因此，美國為因應世界各地可能的危機，使得這種同盟架構依然持續運作，甚至擴大與重點國家關係，掌握全球地緣戰略優勢。2001年，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促使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進行全球反恐行動，將戰略重心聚焦於中東地區，尤其先後發動阿富汗戰爭(Afghanistan War)與伊拉克戰爭(Iraq War)，忽略了中共經濟高度發展而帶動軍力崛起，導致中、美在亞太地區的實力呈現消長情況。

2009年1月，歐巴馬政府上任後，鑒於反恐戰爭已告一段落且中共的軍事威脅日益升高，決意重新檢視亞洲戰略布局。2012年1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強調從西太平洋及東亞到印度洋地區與南亞所形成的弧形地帶，是美國經濟與安全利益的重要區域，大幅提升亞太地區的重要性，並推出「再平衡」戰略，主張持續加強與同盟國關係並要求分擔義務與責任外，更積極尋求新的

3 所謂「邊緣地帶論」係美國學者史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提出，指出歐亞大陸的邊陲地區，範圍包括歐洲、中東、南亞、東南亞、中國大陸及日本等區域，是世界權力鎖鑰，將可控制歐亞大陸，進而控制整個全世界。參閱：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林添貴譯，《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臺北：麥田出版社，2017年)，頁152。

4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39.

安全關係友邦，尤其支持印度成為印度洋區域的安全守護者，另外更運用包括強化嚇阻、協助建立軍力、結合盟邦力量及提升美國影響力等方式，期能達成區域安全目標，確保全球領導地位。⁵2015年2月，美國政府公布《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除重申在亞太地區提升與盟國因應危機能力外，並加深與越南、印尼及馬來西亞等國家關係，尤其強化與印度的戰略與經濟鏈結，支持其擴大參與區域組織，成為印度洋的安全角色。⁶

基於承襲前述歐巴馬政府的戰略布局概念，2015年3月，美國海軍部公布《21世紀海權合作戰略》(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強調美國的經濟與安全範圍已擴展至印度洋及太平洋區域，但中共透過領土主權宣示，以武力或脅迫方式對付其他主權國家，且軍事企圖缺乏透明度，造成該區域的緊張與不穩定，可能導致誤判或衝突升高，因此，美國不僅強調前沿部署海軍軍力的重要性，更尋求與印度洋—亞太地區盟國及友邦，共同合作以提升聯合戰力，確保地區的安全與穩定。⁷同年8月，美國國防部公布《亞太

海上安全戰略》(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認為亞太地區的海洋資源與主權爭議，如南海、東海及印度洋等議題，以及中共海軍現代化能力提升，均可能導致誤判危險或海上衝突危機，因此，美國必須強化軍事實力嚇阻衝突、結合並提升盟國及友邦的海上能力、推展軍事外交避免誤判、強化區域安全組織及架構等項目，確保達成海上自由航行與安全目標。⁸

綜上，從「再平衡」戰略內涵觀之，歐巴馬政府所強調的「亞太地區」範圍，其實已將視角涵蓋印度洋，尤其重視印度的戰略夥伴關係，而且基於對中共海軍軍力提升，以及中共主張對東海、臺灣、南海的領土主權爭議，為防範可能的衝突事件發生，因而必須重視海上安全與航行自由，但在實際做法上仍採取「冷戰」時期的同盟架構，甚至更擴大區域的友邦國家關係，強調透過強化前沿軍力部署，並結合周邊國家力量，共同遏止中共的擴張行為，以維護區域的安全與穩定。

2017年1月，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11月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5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DOD, 2012), pp. 2-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archive.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accessed March 20, 2012.

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WH, 2015), pp. 24-25, The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accessed April 10, 2015.

7 Department of the Navy,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Washington, D.C.: DON, 2015), pp.1-2, U.S. Department of the Navy, <<https://www.navy.mil/local/maritime/150227-CS21R-Final.pdf>>. accessed March 10, 2015.

8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Washington, D.C.: DOD, 2015), pp.5-2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NDAA%20A-P_Maritime_Security_Strategy-08142015-1300-FINALFORMAT.PDF>. Accessed August 31, 2015.

Cooperation, APEC)，正式提出「自由且開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概念，隨後美、日、印、澳等四國就印太地區利益舉行安全對話，據信對中共的海上權力擴張與南海島礁爭議表達關切。⁹另外，川普政府為因應中共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威脅，則採取更強硬態度，同年12月，美國政府公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直指中共挑戰美國的權力與利益，企圖取代美國在印太區域地位，並發展先進武器與能力，威脅美國的重要基礎設施及指管系統。¹⁰2018年1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美國國防戰略報告摘要》(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更指出，中共為戰略競爭者，利用現代化軍力、影響戰作為與掠奪式經濟等手段，壓制周邊國家並創造利己態勢，短期內企圖成為印太區域霸權，甚至未來將取代美國。¹¹因此，為防範或打敗中共可能的軍事威脅，美國

除積極地創新作戰概念及提升聯合部隊戰力外，並增強盟國軍力與爭取新友邦，強化印太區域同盟架構，以嚇阻戰爭或打敗敵人。¹²

2018年12月，川普總統簽署《亞洲再保證倡議法》(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ARIA)，強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地位，並結合區域內盟國及友邦如日本、南韓、澳洲、東南亞國家、印度及臺灣等，企圖達成印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目的。¹³2019年6月，美國國防部公布《印太戰略報告：戰備、夥伴與促進區域鏈結》(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期望由美國扮演重要角色，運用前沿軍力部署、強化盟國力量及建立新友邦與提升區域網絡等方式，以因應區域內可能的危機，尤其是中共的軍事威脅，實現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¹⁴

綜合前述，美國「印太戰略」的形塑並非一時興起，亦不是取代「再平衡戰略」，而是

9 Jesse Barker Gale, "The 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CSIS, April 2, 2018, <<https://www.csis.org/analysis/quadrilateral-security-dialogue-and-maritime-silk-road-initiative>>. accessed November 26, 2019.

1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WH, 2017), pp. 2-8, The White Hous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accessed December 31, 2017.

1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C.: DOD, 2018), p. 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accessed January 31, 2018.

12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p. 6-9.

13 United States, S.2736-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 2018, Dec. 31, 2018,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senate-bill/2736/text>>. accessed May 31, 2019.

14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Washington, D.C.: DOD, 2019), p.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accessed June 10, 2019.

美國在亞洲長期戰略的延續，主要作為仍依循地緣戰略觀點，採取「冷戰」時期「圍堵」蘇聯模式，將涵蓋範圍從「亞太地區」擴大到「印太地區」，並特別重視印度洋的重要性，內容主軸除強調增強美國軍事實力，更必須控制區域樞紐國家，運用以美國為主納編重點國家的同盟架構，並擴大爭取友邦參與，特別以日本、印度及澳洲等區域大國為主，尤其以印度為重要關鍵，另依據該區域具廣大海洋與島鍊等地理特性，透過以海洋包圍陸地的手段，重視海權與空權掌握，對抗中共的軍力崛起，確保區域安全為核心，以謀求美國國家利益。

中共軍力崛起

1980年代，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經濟高度成長，進而挹注國防現代化發展，亦受惠於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為挽救經濟急於輸出武器，因而獲得先進軍事裝備，並透過技術轉移與自力研發方式，使共軍在作戰概念及能力大幅地轉變與提升。尤其受到1982年「福克蘭戰爭」(Falklands War)、1986年美國轟炸利比亞、1991年「波灣戰爭」(Gulf War)的經驗教訓，使得中共的「積極防禦」戰略，開始從強調「守勢」轉變為注重「攻勢」概念。¹⁵但1996

年，中共在臺海實施飛彈演習時，美軍派遣兩艘航母打擊群挑戰回應；1999年，美軍在「科索沃戰爭」(Kosovo War)中，飛彈誤擊中共駐「貝爾格勒」(Belgrade)大使館；2001年，在海南島海域發生中美軍機相撞事件，這些案例均被中共解讀為美國對其領土主權與國家安全的嚴重威脅，因而促使中共以美軍為假想敵，阻止美軍介入為想定，積極遂行軍事現代化，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¹⁶

進入21世紀，中共認為前20年為重要戰略機遇期，因而積極發展綜合國力。2012年11月，習近平上台後，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構想，相對於在軍隊建設上，強調貫徹「新時期積極防禦戰略方針」，期望建立一支能打仗、打勝仗軍隊，積極推動「強軍夢」的國防建設。¹⁷依據2014年，「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針對亞太地區11個經濟體402位菁英所做的調查報告，指出中共在未來10年將成為東亞最大強權，且對區域安全有負面影響。¹⁸顯然中共在經濟高度成長下，已促進綜合國力提升，另亦為實現「強軍夢」目標，2015年12月，開始推動一連串軍事改革工作，包括設立戰區、調整軍委會結構、成立陸軍領導機

15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China Military Power: Modernizing a Force to Fight and Win (Washington D.C.: DIA, 2019), pp. 2-3, 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https://www.dia.mil/Portals/27/Documents/News/Military%20Power%20Publications/China_Military_Power_FINAL_5MB_20190103.pdf>. accessed January 31, 2019.

16 Oriana Skylar Mastro, Ian Easton, Risk and Resiliency: China's Emerging Air Base Strike Threat (Arlington, VA: Project 2049 Institute, 2017), p. 3.

17 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頁219。

18 Michael J. Green, Nicholas Szechenyi, Power and Order in Asia: A Survey of Regional Expectations (Washington, D.C.: CSIS, 2014), pp. 7-9.

構、火箭軍、聯戰指揮中心、戰略支援部隊、聯合後勤支援部隊及海外作戰辦公室等，期望在2020年達到提升指揮關係、組織改造及聯合作戰目標。¹⁹

2017年10月，習近平更要求將軍隊現代化「三步走」²⁰發展戰略，調整為較原先規劃目標提早15年，顯示中共提升軍力的企圖心。²¹ 基此，中共在經濟提升與政治意志支持下，從2009至2018年期間，中共國防預算每年平均約8%成長，2019年為7.5%，使得共軍武器持續現代化，逐漸成為專業作戰部隊。²² 依據澳洲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布的「2018年亞太實力指數榜」(Asia Power Index 2018)，中共被評價為第二位超級強權，且實力正逐漸接近美國。²³ 另外，「全球火力」網站(Global Firepower)公布2018年「亞太軍力排行榜」(Asian-Pacific Powers Ranked by Military Strength)，中共排名第三位，僅次美、俄兩國，顯示中共軍力已顯著提升。²⁴

2019年7月，中共發表《新時代的中國國防》白皮書，指出國際安全情勢並不穩定，尤其亞太地區更是大國的博弈焦點，導致戰略競爭情況上升，更直接地批評美國奉行單邊主義，調整國防戰略並大幅增加軍費，謀求絕對的軍事優勢，更強化亞太地區的軍事同盟，積極介入區域事務，甚至派遣機艦對中國大陸本土或島礁實施偵察，已對其國家安全形成挑戰。²⁵ 綜觀中共的軍事現代化進程，主要以美國為假想敵國，為嚇阻或打敗美軍的介入行動，使得「積極防禦」戰略已捨棄以往「被動反擊」型態，進而轉變為「主動先制」概念，亦引導其戰力正朝向遠距、精準打擊能力發展。²⁶ 主要發展重點在火箭軍及海、空軍部隊戰力，包括核子與戰術彈道飛彈(如東風-41、東風-17型)、航空母艦(如自製002號)、大型水面艦(如055型)、核動力與柴電潛艦(如096型、039A型)、高性能戰機(如殲-20、殲31型)、轟炸機(如轟-20型)、空中預警機(如空警-500型)與加油

19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Washington D.C.: DOD, 2017), pp. 1-2,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7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accessed May 20, 2017.

20 「三步走」發展戰略為2020年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2035年達到國防和軍隊現代化，2050年成為世界一流軍隊。

21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新華社》，2019年7月24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7/24/c_1124792450.htm>.(檢索日期：2019年7月25日)

22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Washington, D.C.: DOD, 2019), pp. 93-94,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May/02/2002127082/-1/-1/1/2019_CHINA_MILITARY_POWER_REPORT.pdf>. accessed May 10, 2019.

23 Lowy Institute, "Asia Power Index 2018," Lowy Institute, May 8, 2018, <https://power.lowyinstitute.org/downloads/LowyInstitute_AsiaPowerIndex_2018-Summary_Report.pdf>. accessed June 3, 2018.

24 Global Firepower, "Asian-Pacific Powers Ranked by Military Strength," Global Firepower April 13, 2018, <<https://www.globalfirepower.com/countries-listing-asia-pacific.asp>>. accessed May 20, 2018.

25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時代的中國國防〉，同前註21。

26 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8年國防報告書》(臺北：國防部，2019年)，頁30。

機(如運油-20型)、遠程防空系統(如S-400型)、精準彈藥等；另為適應信息化戰爭需求，亦提升太空、網路及電子戰等能力。

美國「印太戰略」的實踐

美國係全世界強權象徵，擁有全球區域利益，自「冷戰」以來即在全球透過盟國或友邦部署軍力，俾能在危機或衝突發生時，迅速投射軍力以執行必要的軍事行動，確保其國家利益與安全。現為因應中共國力崛起與軍力提升，可能挑戰美國在印太地區利益，甚至防範在爭議地區可能引發軍事衝突，美國提出「印太戰略」構想，即透過強化區域軍力、研擬新型作戰概念、加強盟邦關係及維護航行自由等作為，嚇阻中共擴張企圖，促使其遵守國際規範，達成區域安全穩定目標。現僅就重點概述如下：

一、強化印太地區軍力

2018年5月，美軍將「太平洋司令部」(U.S. Pacific Command)改為「印太司令部」(U.S. Indo-Pacific Command)，顯然要強化印太區域的軍力存在，維持穩定、開放與安全

的國際情勢。²⁷另為增強關島的海、空兵力，將5,000名駐守沖繩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重新部署到關島，其他則採輪駐方式，進行分散部署調整，並且在安德森空軍基地(Andersen AFB)部署飛彈防禦系統、轟炸機及情監偵系統，另充實油、彈設施，使關島成為支援前進作戰與戰略集結基地。²⁸甚至為提高在印太地區的戰略嚇阻能力，派遣B-2隱形轟炸機採輪流方式進駐夏威夷，並與其他部隊實施聯合演訓，以增進組員在區域內作戰的熟練度。²⁹

近幾年，美國為回復過去強大的作戰能力，國防預算已逐步增加，尤其2020年度國防預算7,380億美元，比2019年度增加220億美元，主要重點在因應中共可能的軍事威脅。³⁰主要武器獲得項目包括戰機裝備、C4I系統、地面裝備、飛彈防禦系統、軍艦與陸戰隊裝備、太空設施、科技研發及其他支援活動等。³¹例如：投資新建的「哥倫比亞級」(Columbia-class)彈道飛彈潛艦、2艘無人水面艦、長程反艦飛彈與「戰斧」(Tomahawk)飛彈、購買110架新式戰機、400枚中程空對空飛彈、400枚聯合空對地飛彈等武器裝備，

27 Jim Garamone, "Pacific Command Change Highlights Growing Importance of Indian Ocean Area,"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30, 2018, <<https://www.defense.gov/News/Article/Article/1535808/pacific-command-change-highlights-growing-importance-of-indian-ocean-area/>>. accessed May 31, 2018.

28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23.

29 Allen Palmer, "B-2 Bombers Deploy to Hawaii," Pacific Air Force, January 10, 2019, <<https://www.pacaf.af.mil/News/Article-Display/Article/1729148/b-2-bombers-deploy-to-hawaii/>>. accessed January 20, 2019.

30 Ashley Roque, "US Congress Approve USD 738 Billion FY2020 Defence Budget Deal," Jane's 360, August 1, 2019, <<https://www.janes.com/article/90236/us-congress-approves-usd738-billion-fy-2020-defence-budget-deal>>. accessed August 10, 2019.

31 Office of Under Secretary of Defense, Program Acquisition Cost by Weapon System, <https://comptroller.defense.gov/Portals/45/Documents/defbudget/fy2020/fy2020_Weapons.pdf>. accessed October 26, 2019.

另外在2020-2024年度採購10艘驅逐艦，提升反艦、反潛及彈道飛彈防禦能力。³²

二、研擬新型作戰概念

美國為因應中共軍力威脅，尤其運用「反介入／區域拒止」手段，企圖阻止美軍遂行軍力投射。2012年1月，頒布「聯合作戰介入概念」(Joint Operation Access Concept, JOAC)，透過聯合部隊整合各軍種、網路與太空作戰能力，並經由國際海、空域與未具主權的太空、網路及電磁頻譜等途徑，確保美軍部隊投射進入作戰區域，俾能在充分行動自由下完成任務。

³³該作戰概念的中心論點為「跨領域統合」(Cross-Domain Synergy)，即透過運用各個軍種不同領域的特殊能力，以彌補或強化其他部隊弱點，進而使聯合部隊擁有優勢統合戰力，達成聯合作戰目標。³⁴另外，2016年10月，頒布「全球公域介入及機動聯合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Global Commons, JAM-GC)，係在原「空海整體戰」(Air-Sea Battle)的基礎上發展而成，主要用以支持「聯

合作戰介入概念」，並擴大為運用陸地、海上、空中、太空及網路等能力與優勢，於所望地區透過聯合部隊的緊密結合，並在盟國與友邦的相互支持及配合下完成關鍵性任務。³⁵

2017年12月，美國陸軍頒布《多領域戰鬥：21世紀兵種協同2025-2040》(Multi-Domain Battle: Evolution of Combined Arm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15-2040)，主要提供陸軍、陸戰隊及特種部隊等地面武力，著眼於未來戰場上為嚇阻或打敗日益強大的敵人，必須整合所有戰力，並在其他聯戰部隊配合下，創造涵蓋全戰場縱深和多重領域能力的態勢，獲取優勢機會以擊敗敵人，達成預期軍事目標。³⁶此項準則在經過驗證後，現已提升為《多領域作戰2028》(The U.S. Army in Multi-Domain Operations 2028)，更直指以因應俄羅斯及中共的威脅為目標，打擊並瓦解敵的「反介入／區域拒止」系統，獲取行動自由以達成戰略目標。³⁷2018年6月，美國海軍陸戰隊頒布《遠征前進基地作戰》(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32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19.

33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Washington, D.C.: DOD, 2012), p. 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 accessed January 30, 2012.³⁴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p. 14.

35 Michael E. Hutchens, William D. Dries, Jason C. Perdew, Vincent D. Bryant, and Kerry E. Moores, "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in Global Commons: A New Joint Operational Concept" Joint Force Quarterly, 1st Quarter 2017, pp. 134-139.

36 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Multi-Domain Battle: Evolution of Combined Arms for the 21st Century 2015-2040 (Virginia: TRADOC, 2017), P. 21, TRADOC, <[https://www.tradoc.army.mil/Portals/14/Documents/MDB_Evolutionfor21st%20\(1\).pdf](https://www.tradoc.army.mil/Portals/14/Documents/MDB_Evolutionfor21st%20(1).pdf)>.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19.

37 U.S. Army Training and Doctrine Command, The U.S. Army in Multi-Domain Operations 2028 (Virginia: TRADOC, 2018), P. 17, TRADOC, <https://www.tradoc.army.mil/Portals/14/Documents/MDO/TP525-3-1_30Nov2018.pdf>. accessed September 10, 2019.

Operations, EABO)，主要用於對抗敵人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特別在封閉及侷限的海域，運用關鍵的「遠征前進基地」(EAB)，來達成控制海域與拒止敵人的目標。³⁸

三、加強盟國(友邦)關係

美國在印太地區除加強與同盟國家如日本、南韓、澳洲、菲律賓及泰國的合作外，更擴展與新加坡、臺灣、紐西蘭及蒙古的夥伴關係，另外推展在南亞地區如印度、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孟加拉及尼泊爾等國家的防禦夥伴工作，亦強化在東南亞地區如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汶萊、寮國及柬埔寨等國家的安全關係。³⁹現僅就重點國家概述如下：

(一)日本是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堅定盟友，對嚇阻朝鮮半島危機與東海可能衝突，具有關鍵性地位；另位於沖繩的美軍基地距離南海與臺灣較近，亦可增強對該區域的控制能力。⁴⁰尤其針對日本與中共對釣魚台主權爭議可能引發衝突，美國已確認依據《美日安保條約

》(U.S.-Japan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將該島納入防務內。⁴¹另外，美國為增強駐日美軍部隊戰力，已部署性能更先進的武器裝備，包括F-35戰機、V-22「魚鷹式」(Osprey)運輸機、「雷根號」(Ronald Reagan)航空母艦、神盾系統驅逐艦、彈道飛彈防禦系統雷達及愛國者飛彈系統等。⁴²2019年9月，美國海軍宣布將派遣「美利堅號」(America)兩棲突擊艦前往日本，取代「胡蜂號」(Wasp)的任務，並由「紐奧爾良號」(New Orleans)船塢運輸艦隨伴同行，將使駐日兩棲艦艇總數達到5艘。⁴³另預計在2020年總計派遣13艘濱海作戰艦至亞洲，其中3艘進駐日本佐世保(Sasebo)海軍基地。⁴⁴

(二)澳洲位於南太平洋區域，為控制太平洋與印度洋的重要支點，美國為加強與澳洲的軍事合作，落實印太地區戰略布局，從2011年簽署兩項重要協議，包括：自2012年起，美國派遣首批200名陸戰隊進駐澳洲達爾文港

38 請參閱：Expeditionary Advanced Base Operations (EABO) Handbook: Consideration for Force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Version 1.1, June 1, 2018, <<https://mca-marines.org/wp-content/uploads/Expeditionary-Advanced-Base-Operations-EABO-handbook-1.1.pdf>>. accessed November 18, 2019.

39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21.

40 中國南海研究院，《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報告2016》(北京：時事出版社，2016年)，頁46。

41 Brad Lendon, “Mattis: US Will Defend Japanese Islands Claimed by China,” CNN, February 4, 2017, <<https://edition.cnn.com/2017/02/03/asia/us-defense-secretary-mattis-japan-visit/index.html>>. accessed February 10, 2017.

42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23.

43 Sam LaGrone, “USS Wasp Heading to U.S. in Homeport Shift; USS America Goes to Japan Later This Year,” USNI News, September 4, 2019, <<https://news.usni.org/2019/09/04/uss-wasp-heading-to-u-s-in-homeport-shift-uss-america-goes-to-japan-later-this-year>>. accessed September 25, 2019.

44 Ronald O’ Rourke, Navy Littoral Combat Ship (LCS) Program: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RS, 2019), p. 16,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L/RL33741/254>>. accessed October 29, 2019.

(Darwin)，並已在2019年達到2,500名的計畫目標。⁴⁵另外，2017年2月，雙方執行「強化空權合作」(Enhanced Air Cooperation, EAC)活動，包括第五代戰機、轟炸機的訓練與演習，以提升雙方的作戰整合能力。⁴⁶2018年11月，美國宣布將參加澳洲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在曼奴斯島(Manus island)開發隆布魯(Lombrum)海軍基地計畫，未來將成為美軍艦艇通往關島與澳洲的中繼站。⁴⁷

(三)印度是東亞通往中東海上航線的中心樞紐，可瞰制整個印度洋並確保海上能源與商業運輸安全，但由於感受到中共在陸地與海上雙重包圍，因而積極發展海權實力，使得美國企圖拉攏成為戰略夥伴。⁴⁸2015年1月，美、印簽署《美印亞太與印度洋地區聯合戰略願景》(U.S.-India Joint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and India Ocean Region)，期望雙方共同合作確保亞太及印度洋地區的空中飛航與海上

航行安全與自由，尤其是南海地區。⁴⁹2016年8月，雙方簽署《後勤互助備忘錄協議》(Logistics Exchange Memorandum of Agreement, LEMOA)，允許美軍使用印度的海、空軍基地；另外，2018年9月，雙方簽署《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Communications Compatibility and Security Agreement, COMCASA)，共同分享機密通信，藉以抗衡中共在印度洋的海權發展。⁵⁰

(四)南韓是美國在亞洲駐軍數量僅次於日本的國家，對防範朝鮮半島的衝突危機具重要地位。2017年3月，美國為因應北韓核武威脅，在南韓部署「薩德」(THAAD)系統，不僅可加強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建立亞太地區的飛彈防禦系統，亦能監視中共在內陸地區洲際彈道飛彈的活動，以及探測沿海發射短程彈道飛彈的情形，甚至破壞中共的核反擊能力。⁵¹

(五)菲律賓是美國進入東南亞地區的跳板，亦是監控南海情勢的重要據點，美國為

45 Emily Smith, Kristy O' Brien, "US Marines Arriving in Darwin in Record Numbers to Focus on Indo-Pacific Stability," ABC News, April 24, 2019,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04-24/marines-us-arrive-in-darwin-largest-rotational-prime-minister/11043196>>. accessed June 10, 2019.

46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partment of Defence, "Enhanced Air Cooperation," United States Force Posture Initiatives, <<https://www.defence.gov.au/Initiatives/USFPI/Air.asp>>. accessed November 5, 2019.

47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20.

48 羅柏·卡普蘭(Robert D. Kaplan)著，林添貴譯，《地理的復仇：一觸即發的區域衝突、劃疆為界的地緣戰爭，剖析地理與全球布局終極關鍵》(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頁336。

49 The White House, U.S.-India Joint Strategic Vision for the Asia-Pacific and India Ocean Region,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5, 2015,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5/01/25/us-india-joint-strategic-vision-asia-pacific-and-indian-ocean-region>>. accessed January 31, 2015.

50 Derek Grossman,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Washington Itself," The Diplomat, August 1, 2019,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8/the-biggest-threat-to-the-us-indo-pacific-strategy-washington-itself/>>. accessed August 10, 2019.

51 The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NIDS China Security Report 2018: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at a Crossroads (Tokyo: NIDS, 2018), pp. 53-54, 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fense Studies, <http://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chinareport/pdf/china_report_EN_web_2018_A01.pdf>. accessed August 20, 2019.

加強雙方的軍事合作，於2014年4月，與菲律賓簽署《加強防務合作協議》(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EDCA)，允許美軍使用軍事基地，2016年3月，更同意美軍採輪調方式使用5個基地，包括包蒂斯卡(Antonio Bautista)空軍基地、巴塞(Basa)空軍基地、麥格塞塞堡(Fort Magsaysay)基地、倫比亞(Lumbia)空軍基地及埃布恩(Mactan Benito Ebuena)空軍基地，以加強掌控南海情勢。⁵²2019年3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訪問菲律賓時宣稱，菲律賓的機艦在南海遭受攻擊，美國將啟動《美菲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出兵保護，不僅強調提升雙方的同盟關係，更暗批中共在南海的威脅作為。⁵³

(六)泰國位於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重要戰略位置，長期以來泰國便提供烏打拋(Utapao)海軍航空基地及梭桃邑(Sattahip)軍港，作為美軍軍力的投射之用。⁵⁴另外，2017年12月，美、泰在華盛頓召開的戰略對話，美國希望在泰

國建立武器維修中心，不僅提供泰國的美式武器維修，亦可提升雙方的軍事合作關係。⁵⁵

(七)臺灣位於西太平洋第一島鏈中央位置，距中國大陸最近，是海上航線的主要控制點，亦是遂行海洋戰略的重要核心，在經濟及軍事上具有重大戰略價值。⁵⁶因此，美國重視臺灣的戰略地位，強調在「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與「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規範下，維持與臺灣的堅強關係，持續軍售防衛需要的武器裝備，以嚇阻中共軍事威脅。⁵⁷例如：2018年3月，通過「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允許美、臺高層官員互訪；2019年7月，對臺軍售108輛M1A2T型戰車；同年8月，售予66架F-16V戰機，以提升臺灣的自衛戰力。

(八)新加坡位於連接南海與印度洋的重要位置，可控制麻六甲海峽的航運安全。美國一直將新加坡視為重要友邦，2012年6月，雙方達成協議派遣濱海作戰艦進駐，從2013至2017年，美軍已輪流部署3艘，2019年7月，第4艘「蒙哥馬利號」(Montgomery)執行部署任務。

52 中國南海研究院，《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報告2016》，頁49-50。

53 Karen Lema, Neil Jerome Morales, "Pompeo assures Philippines of U.S. Protection in event of Sea Conflict," REUTERS, March 1,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hilippines-usa/pompeo-assures-philippines-of-us-protection-in-event-of-sea-conflict-idUSKCN1QI3NM>>. accessed October 29, 2019.

54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29.

55 美國之音，〈美國希望在泰國建武器維修中心〉，《美國之音》，2018年1月4日，<<https://www.voacantonese.com/a/us-seeks-to-build-military-services-depot/4190577.html>>. (檢索日期：2019年11月21日)

56 麥可·曼德爾邦(Michael Mandelbaum)著，林添貴譯，《美國如何丟掉世界？後冷戰時代美國外交政策的致命錯誤》(Mission Failure: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新北：八旗文化出版社，2017年)，頁40。

57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 47.

⁵⁸預劃2020年，將以輪調方式部署3艘近岸作戰艦至新加坡。⁵⁹

四、維護航行自由行動

航行自由是美國推行「印太戰略」的信念之一，重點在強調全球公共區域的航行自由權利，以保障能不受阻撓地投射軍力，美國為達成此項目標，必須派兵力進入所稱區域(尤其是南海)以展現決心。依據資料顯示，2013至2016年，美國派遣軍艦赴南海執行自由航行任務僅7次，但川普總統上台後至2018年9月，執行任務已超過9次，顯示美國藉提高軍艦巡航次數，積極地挑戰中共南海主權宣示。⁶⁰甚至在2019年8月，更派出「雷根號」航空母艦進入南海，展現軍事實力。⁶¹另外，美國空軍亦經常從關島派遣B-52H轟炸機，前往南海區域執行「持續轟炸機存在」(Continuous Bomber Presence, CBP)任務，向中共傳達維持航行自

由的強硬立場。⁶²

除外，2018年6月，美國為報復中共在南海島礁擴建與軍事化的行動，取消邀請參加「環太平洋演習」(Rim of the Pacific, RIMPAC)，以宣示維護南海航行自由的決心。2019年5月，美國、日本、印度及菲律賓等四國，首次在南海實施聯合軍演，不僅實現「印太戰略」的海上合作，亦挑戰中共的南海主權。⁶³2019年9月，美國首次與「東協」(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10國舉行海上軍事演習，據信部分演習進入南海區域，以反制中共的軍事擴張，並展現維護印太地區自由與開放的決心。⁶⁴

美國「印太戰略」可能面臨的挑戰

印太地區由於缺乏類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58 Ridzwan Rahmat, "USN Marks Fourth Littoral Combat Ship Deployment in Singapore After 19-Month Hiatus," Jane's 360, July 7, 2019, <<https://www.janes.com/article/89730/usn-marks-fourth-littoral-combat-ship-deployment-in-singapore-after-19-month-hiatus>>. accessed July 10, 2019.

59 Ronald O' Rourke, Navy Littoral Combat Ship (LCS) Program: Background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p. 16.

60 葉志偉、張育誠，〈美國自由航行權對中共「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發展之衝擊〉，《海軍學術雙月刊》，第53卷第1期，2019年2月，頁46-61。

61 Jim Gomez, "US Carrier Sails Into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Waters Amid New Flare-ups," Military Times, August 6, 2019, <<https://www.militarytimes.com/news/your-military/2019/08/06/us-carrier-sails-into-disputed-waters-amid-new-flare-ups/>>. accessed November 21, 2019.

62 Stephen Losey, "Air Force B-52s Patrol South China Sea," Air Force Times, May 1, 2018, <<https://www.airforcetimes.com/news/your-air-force/2018/05/01/air-force-b-52s-patrol-south-china-sea/>>. accessed May 12, 2018.

63 Tim Kelly, "U.S., Japan, India and Philippines Challenge Beijing with Naval Drill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UTERS, May 9,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chinasea-usa-japan-india/u-s-japan-india-and-philippines-challenge-beijing-with-naval-drills-in-the-south-china-sea-idUSKCN1SF0LS>>. accessed August 20, 2019.

64 Lalit Kapur, "The ASEAN-U.S. Maritime Exercise and Maritime Security," CSIS, September 11, 2019, <<https://amti.csis.org/the-asean-u-s-military-exercise-and-maritime-security/>>. accessed October 29, 2019.

的軍事聯盟機制，僅依靠美國與區域內個別國家建立聯盟關係或採取軍事合作，顯然無法發揮集體安全效益，加上中共為區域內大國，擁有高度的經濟力與強大的軍事力，足以影響其他小國的態度，因此，印太戰略是否成功落實，端看美國的決心與區域國家的配合程度，尤其中共的反制作為更是一大挑戰。現僅重點概述如下：

一、中共的反制作為

中共為反制美國的圍堵作為，除了發展遠程、精準的打擊武器，嚇阻美國無法干預周邊事務或介入其軍事行動，另外，為防止美國運用「以海制陸」思維，在海上切斷其能源運輸線，已遂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連接中國大陸沿海、南海、印度洋至歐洲，以及經南海至南太平洋等區域，透過與沿線國家共同建造港口，例如：緬甸的皎漂港(Kyaukpyu)基地、孟加拉的吉大港(Chittagong)、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港(Hambantota)及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Gwadar)等，甚至在東非吉布地(Djibouti)建造基地，不僅可確保海上運輸安全，亦能成為其發展遠洋海軍，作為軍力投射的海外基地

，以突破美國可能的經濟封鎖。⁶⁵另外，為突破美國的島鏈圍堵，中共積極拉攏太平洋島國，2019年9月，已與索羅門群島及吉里巴斯建交，將可拓展海軍活動突破第二島鏈，未來若在這些島國設立軍事基地，甚至可能危害美、澳的安全情勢。⁶⁶

中共除採取軍事作為外，更透過心理戰、輿論戰及法律戰等「三戰」手段，對美國與印太地區國家特定個人、組織及群眾，採取「影響戰」⁶⁷(Influence Operations)作為，塑造良好形象並消除「中國威脅論」，達成「贏得人心」的戰略目標。尤其隨著資訊化時代來臨，世界各國人民交流頻繁，傳統的國家疆界已逐漸模糊，而網路發達亦使得「影響戰」作用更形擴展，亦能在軍事作戰中「影響」敵人意志，以最小代價獲取作戰勝利，成為另一形式的不對稱作戰。⁶⁸

二、印太區域的地理特性

就印太地區的地理而言，中共居於陸地邊界屬有利位置，但被島鏈圍困，對外發展受到局限。因此，中共為反制美國利用島鏈執行封鎖行動，將利用中國大陸地理優勢，採取陸權

65 Gopal Suril, *China's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Old String with New Pearls?* (New Delhi: 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2016), pp. 18-21.

66 Xian Hong Say, "US Strategic Objectives in the South Pacific Challenged by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 *Future Direction International*, October 10, 2019, <<http://www.futuredirections.org.au/wp-content/uploads/2019/10/US-Strategic-Objectives-in-the-South-Pacific-Challenged-by-Sino-American-Competition.pdf>>. accessed November 24, 2019.

67 「影響戰」定義為「協調、整合與同步地運用國家外交、資訊、軍事、經濟及其他能力，俾在和平、危機、衝突及衝突後等不同時期，針對與本身利益有關的外國群眾，影響其態度、行為或決策」。參閱：Eric V. Larson and others, *Foundations of Effective Influence Operations: A Framework for Enhancing Army Capabilities*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09), p. 2.

68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p. 112.

國家對抗美國海、空兵力投射的作戰想定，運用「反海軍」(Anti-Navy)作法，如透過彈道飛彈、巡弋飛彈、戰機、潛艦、水面艦及水雷作戰等戰力，以實現控制鄰海的有限目標。由於中國大陸幅員廣闊擁有多樣的空軍基地選項，亦能支持陸基飛彈戰略，且提供疏散及隱蔽空間，使敵人難以火力制壓，甚至具備陸基後勤與通信優勢，使其更能持久作戰。反之，美國遠程投射兵力將因前進基地、投射載具及後勤補給等限制因素影響戰力發揮，導致未來在中共陸權國家與美國遠征軍的對決中，將使中共具備對抗美國海、空軍部隊的地緣優勢，達到以陸制海的戰略目標。⁶⁹

三、俄羅斯的態度

美國實施印太戰略對俄羅斯而言，可能降低其在歐亞大陸的影響力，尤其對傳統夥伴如印度、越南等國家關係將受到挑戰，因而引發俄羅斯的積極回應，尤其在俄、中加深戰略關係，甚至拓展俄、中、印三角合作架構，未來亦可能在亞洲投注更多的硬實力。⁷⁰例如：俄羅斯近期經常派遣轟炸機飛往日本海、阿拉斯

加海域、甚至美國西岸，執行監偵任務。2018年9月，俄羅斯首度邀請中共參加「東方-2018」(Vostok-18)聯合演習。⁷¹2019年6月，俄、中兩國簽署《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聯合聲明，以應對美國印太戰略。⁷²

四、區域國家的因素

印太戰略的執行除美國本身外，必須依靠地區的盟國或友邦參與，為使能相互配合下共同因應危機，美國勢必透過軍售管道，要求盟國投資現代化的防衛能力，但區域國家可能因國防需要不同或現實利益考量，例如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及新加坡等，希望採取大國平衡而不是選邊站的方式，可能導致執行效果不彰。⁷³尤其印度是印太戰略是否成功的主要關鍵，但印度長期奉行「不結盟主義」，對與美國結盟對抗中共持保留意見，僅強調採取「自由、開放、包容」態度，顯示印度的動向仍待觀察。⁷⁴另外，美國要求日本、南韓大幅提高分攤駐軍軍費，比例分別為3倍、4倍之多，勢必引發後續的爭議而影響聯盟關係。⁷⁵甚至日本與南韓因歷史因素、獨島(日稱竹島

69 羅伯特·哈狄克(Robert Haddick)著，童光復譯，《海上交鋒：中共、美國與太平洋的未來》(Fire on the Water: China, America, and the Future of the Pacific) (臺北：政務辦公室，2017年)，頁127-129。

70 李秀蛟，〈俄羅斯對美國“印太戰略”的基本判斷及可能應對〉，《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2019年第2期，頁47-58。

71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p. 11.

72 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8年國防報告書》，頁16。

73 Derek Grossman, “The Biggest Threat to the US Indo-Pacific Strategy? Washington Itself,” Ibid. 50.

74 過子庸，〈印太戰略：陸印競合的歷史沿革與未來觀察〉，《展望與探索》，第17卷第2期，2019年2月，頁91-121。

75 Lara Seligman, Robbie Gramer, “Trump Presses Japan to Pay Up for U.S. Troops,” Foreign Policy, November 18,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11/18/trump-japan-south-korea-pay-united-states-troops-billions-asia-pacific/>>. accessed November 22, 2019.

)主權問題、海上機艦雷達照射爭端、經貿爭議等問題，導致關係降至低點，2019年8月23日，南韓宣布終止與日本在2016年簽訂的《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GSOMIA)，雖然在美國的介入下，於最後限期前暫緩，但由於日、韓雙方關係產生裂痕，亦將使美國的「印太戰略」產生缺口。⁷⁶

結語

美國「印太戰略」的主要目標為應付中共的軍力崛起，防止在區域內的爭議點引爆衝突，採取的手段仍依循「冷戰」時期的「圍堵」戰略，強調透過聯合盟國與友邦力量，尤其是日本、澳洲及印度等大國，並採取海洋圍堵陸地的方式，阻止中共勢力擴張，達到區域安全與穩定目標。雖然「印太戰略」是否具備成效或有持續性，仍尚待驗證，而美國身為區域內的大國，正提升本身軍力與調整前沿部署外，更依據區域地理特性發展新型作戰概念，以對

抗中共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但重點在於美國必須主導整體戰略方向，並展現堅定的決心與作為，以增取區域盟國及友邦信任，尤其印度為主要關鍵，避免區域國家採取遊走美、中之間的政策，導致無法達成預期成果。另外，臺灣被列入美國「印太戰略」的一環，顯然美國看重臺灣的地緣戰略位置，美、臺關係相對提升，臺灣應積極增進與美國的軍事鏈結，強化自我防衛能力，成為區域內嚇阻中共軍力擴張的重要環節，確保臺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

作者簡介

謝茂淞先生

空軍退役上校，空軍官校65期，國防大學戰研所碩士，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曾任作戰隊隊長，參謀長，副督察長



海軍S-70C 反潛直升機(照片提供：葉秀斌)

⁷⁶ 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中華民國108年國防報告書》，頁22。